

海上救石生

紅麝夢扶

心

紅麝夢主



海上漱石生
定

紅樓夢抉隱卷十五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絀失人心

賈母臨終叫人扶了坐起，向賈政等說道：「我到你們家六十多年，福也享盡了。自你們老爺起，兒子孫子，也都算是好的了。一語包括一切，於是手拉寶玉，要他爭氣；次囑蘭兒，要他孝順成人；與母親風光；次及鳳姐，說太聰明了。要他修福；次憶賈赦、賈珍，遠出在外；次及史湘雲，恨其沒良心，不來瞧瞧；末及寶釵，瞧了一瞧，嘆了口氣，遂不言語，寫得情景逼真，不漏不溢。」寶玉陰司回陽，便懷遜世之念，徒以賈母在堂，未忍拋舍耳。賈母死，可行遜矣。偏臨終又有爭氣之囑，則一第又不可少。

囑鳳姐修福。知其元氣斷喪盡矣。然平日固無是訓也。想臨終心地洞明。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故爲是補救歟。

賈母於寶釵。嘆氣而不置詞。蓋此時心地洞明。已知寶釵之爲禍水矣。廢黛玉釵。合六州之鐵。鑄不成此大錯。故睨之而歎氣也。若謂愛之憐之。其情形不若是冷落。

賈母疾終。爲寶釵入門第八破敗。

嗚呼。有家國者。不可不有知人之明。而以禮自制也。賈母行年八十。生長公侯之家。見見聞聞。非僻陋村嫗可比。乃爲寶玉婚配。背盟負義。廢黛玉釵。不恤人言。自爲得計。蓋以寶釵爲賢。而以黛玉爲不及也。豈知黛玉壹志而釵貳心。黛玉質直而釵陰險哉。又豈知金鎖莫鎖玉郎。冷香不敵香芋哉。而賈母憐焉。是無知人之明也。然無知人之明。而能以禮自制。必將以姻盟不可背。死

女不可欺。欲易置而不敢。則亦無害於不明。奈之何衡鑒既失其真。行事復任夫性。卒至嘉耦易爲匪耦。良緣化作孽緣。賢婦既守志捐軀。愛孫亦絕人逃世。而且家庭不順。禍患迭乘。桑榆熒景之年。親見子成家抄之慘。歌舞歡娛之地。頓爲愁雲泣雨之天。於以知順天者昌。自作孽者不可逭也。嗚呼。漢家火德之衰。固滅於飛燕。而隋氏國祚之改。實悞於獨孤。賈母歿後。性靈吾知必追悔痛恨於九泉下矣。

喪事凡三見。秦可卿極其風光。賈敬亦甚冠冕。巍巍賈母。似應過之。乃掣肘已極。雜亂無章。反出賈敬可卿以下。蓋其處事先是後非。故享福亦前隆後殺。

賈政以賈母喪事。雖係自己結果自己。終以曾經抄過家產。生怕招搖。專執與易宵戚之言。不肯多費。且說老太太留下這種銀子。用不了。仍舊用在老

太太身上。將來在祖坟上蓋些房屋。置幾頃祭田。日後大衆回去也好。不同去。叫貧窮族人住着也好。按時節上香祭掃。此皆文飾鄙吝之詞也。聖人宵戚宵儉之說。卽速朽速貧之意。蓋爲易而不戚。奢而過當者言之。故用兩寧字。非謂有戚容而百事可不講也。賈政執以爲言。抑知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乎。況政房家產已奉旨發還。烏得以此藉口。至蓋屋置田之說。尤不可以欺人。寧榮二公。轟轟烈烈。鐘鳴鼎食。百有餘年。其祖坟豈無墓廬祭田。及看守祭掃之人。必待賈母餘銀而後籌議及此哉。設使賈母無此餘銀。其墳塋祭祀。將遂荒之耶。況開堂出殯。亦飾終之要文。實送死之大事。卽真欲蓋屋置田。亦必待眼前大事支應完竣。量其所餘。而後徐爲籌處。豈有遽爲日後田屋計。而貽眼前大事羞乎。以是知爲文飾之詞也。嗚呼。爲人子者。而使母死。自己結果自己。已屬抱恨終天。又欲從而儉之。其不孝可謂甚矣。宜鴛鴦

嘮嘮叨叨。向賈母之靈而哭訴也。

邢夫人將銀子拿住。死不放鬆。以致處處掣肘。人人解心。徒責鳳姐爲無米之炊。何不近人情。乃爾。雖然。賈政實啓之也。

鳳姐辦秦可卿喪事。欲行便行。事無不舉。以上無監臨之人也。今辦賈母事。亂如棼絲。其威令至不行於奴婢。以外有賈政主持。內有邢王夫人陰相掣肘。故也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。在秦而秦霸。亦視用之者爲何如主耳。

鳳姐事事呼喚不靈。邢王夫人祇知抱怨。獨李執知其苦處。雖不敢替他說話。深爲嘆惜。又叫了自家人來吩咐。不要看人家樣兒。糟塌二奶奶。遇事也要出力。並向鴛鴦白其苦衷。鴛鴦於是亦相諒。不怪。畢竟賢德之人。到處賢德。若寶釵鍼口不言。纖手不動。看水流舟。仍是一問搖頭。三不知伎倆。此等媳婦。雖有如無。吾不知賈母何偏見至此。而以爲賢也。

賈蘭守靈。得閒便思讀書。真好小子。賢德李紈固宜有此寶馨兒。惜祖父無陰德以遺之耳。

衆人都誇賈蘭好。並說寶玉只知和奶奶姑娘們混。心裏也沒別的事。白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。責之誠是也。然衆人只知老太太疼寶玉。豈知顛倒其婚姻。用愛有甚於用惡者。

李紈問起送殯車輛。要外頭加僱。因嘆道。先前見有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兒來。僭們都笑話。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來。此爲富家清夜鐘聲。語極警動。史湘雲風流倜儻。卓爾不羣。詩亦稟宕可喜。自是閨秀而得豪氣者。然妒寵爭妍。黨釵伐黛。苔岑夙契。無端覆雨翻雲。故琴瑟初調。遽使孤鸞寡鵠。亦造化之微意耳。

湘雲因他女婿已成癆疾。暫且不妨。只得於坐夜前一日過來。想起賈母素

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。剛配了個才貌雙全的男人。偏偏得了冤孽之症。不過捱日子罷了。於是更加悲痛。寶玉見他淡粧素服。比出嫁的時候尤勝幾分。又看寶琴等淡素粧飾。寶釵渾身孝服。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。心裏想道。所以萬紫千紅。終讓梅花爲魁。這時候若有林妹妹。也是這樣打扮。又不知怎麼樣的丰韻了。想到這裏。不覺的心酸起來。那淚珠兒便直滾滾的下來了。趁着賈母的事。不妨放聲大哭。一痛病夫。一痛嘉耦。均是借盃澆壘塊。賈母憑几而觀。定當掉頭他顧。

鳳姐支撐着病體。照料一切。用盡心力。甚至咽喉嚔破。敷衍過了半天。客更多。事更繁。瞻前不能顧後。正在着急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。二奶奶在這裏呢。怪不得太太說裏頭人多。照應不過來。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。鳳姐聽了一口氣。撞上來。眼前一黑。蹲倒在地。眼淚直流。吐血不止。嗚呼。敗軍之

將方提半段槍。袒臂呼飢軍。作困獸之鬪。而總師干者。乃謂其擁兵自衛。能不寒盡天下勇士心哉。

賈母在。王夫人待鳳姐何優。賈母死。卽以白眼加之。與今之藩臬待督撫之紅人等。蓮仙曰。方面大員。亦如嫗嫗之見耶。余曰。然。

邢夫人始終不喜鳳姐。王夫人未免有炎涼之態。其人品又在邢夫人下矣。鳳姐扶病辦事。王夫人恨不令其身外分身。寶釵惟穿孝嚙喪。絕不令其一任事。是誠何心。卽寶釵當日。且以尸祝而爲庖人之代。今身居其地。乃亦袖手旁觀。如作客也何哉。足見懶於任事。是本心。其昔日之越俎代庖。實爲取悅奪婚起見。

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

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。又氣又急又傷心。吐血發暈。遂憊不能起。於是家下

人等見鳳姐不在。均各偷閒歇力。亂亂吵吵。竟鬧得七顛八倒。不成事體。此兩夫人挑斥之過也。鳳姐一身衆目屬焉。雖以敗將而率飢軍。袒臂一呼。病者皆起。若非冷言一激。則力持大局。何至顛倒不成事。貽譏弔客哉。用人者。尙其多加體恤。少加聲色。庶有豸乎。

夜間衆人預備辭靈。哭了一陣。鴛鴦已哭得昏暈過去。大家呼鬧了一陣。纔醒過來。及至辭靈哭奠之時。却不見鴛鴦。似應直往下叙。乃將賈政賈璉商說送殯留家之人。作一停頓。一則文勢舒展。二則送殯留家之筆。後文無暇補叙。故特於此處敘明。極緩急相生之妙。

派賈芸看家。可謂具文。胡弗多派強幹僕婦。分布上房。以資防守乎。

內裏看家。賈政以邢夫人說鳳姐有病。遂留鳳姐在家。又因尤氏說鳳姐病得利害。叫惜春陪着照應。遂於鳳姐之外。留一惜春。一則病莫能興。一則少

不更事。雖留兩人。直如無人。足見賈政處事糊塗已極。

賈政官事聽之豪奴。家事聽之妻姪。今送死大事。乃至聽之邢夫人尤氏。何無主見若此。

賈璉既知惜春在家照應不中用。鳳姐也難照應。便應商請賈政。以惜春換尤氏。或更留李紈。勝於惜春。什伯。否則多派老成僕婦。督同上夜婆子。嚴密邏守。縱不能禦盜。而到處有警醒之人。盜亦未必從容採取以去。乃想了一回。但請賈政去睡。俟商量定了再回。及次日送殯。仍照原議。並不更改。豈懼於嚴母。不敢有異同耶。豈李紈尤氏。不肯留家耶。抑自恃堂堂國公府。而以爲無虞疎失耶。總之賈政糊塗。賈璉亦不了事。

鴛鴦自想。跟了老太太一輩子。身子沒有着落。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。太太這般行爲。我也瞧不上。老爺是不管事的人。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。我

們這些人。不是要叫他們撥弄死了麼。誰收在屋裏。誰配小子。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。此等胸襟。惟鴛鴦有之。晴雯紫鵲有之。司棋有之。其餘概不足道。

邢夫人自以爲賈母去世。唯予獨尊。莫敢藐視矣。豈知一丫頭亦瞧不入眼。爲主人者。勿使丫頭瞧不入眼。庶幾其可焉。

亂世爲王。責在賈政。鴛鴦固瞧不上邢夫人。并瞧不上賈政。

天下事皆可涉想。惟輕生之念。萬不可萌。偶一萌念。則邪祟立至。殊不可解。鴛鴦欲自盡。秦可卿卽持索而來。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。豈不信哉。

鴛鴦自盡。全爲懼賈赦邢夫人起見。非戀戀於賈母也。與瑞珠殉秦氏。固相徑庭。視紫鵲隨惜春。尤判霄壤。然死得其時。庸行而有寄行之目。私心而享忠心之名。則其死非若鴻毛之輕。

鴛鴦魂魄趕上秦氏。說道：蓉大奶奶等等我。那個人道：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。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。分明秦氏可卿。乃曰：警幻之妹。足見寶玉所夢警幻之妹。卽是秦氏可卿。

那個人又道：我在警幻宮中。原是個鍾情的首座。管的是風情月債。降臨塵世。自當爲第一情人。引這些癡情怨女。早早歸入情司。所以該當懸梁自盡的。言之鑿鑿。非秦可卿而何。

秦可卿死於自縊。至此始點明。

秦可卿原掌管太虛幻境癡情司。因看破凡塵。超出情海。歸入情天。警幻仙子。命將鴛鴦補入掌管。於是天下情人怨女。貞婦烈媛。皆歸鴛鴦統轄矣。不獨死得其時。且得其所。較之瑞珠殉秦氏。尤爲值得。

琥珀珍珠。不見鴛鴦。同找入套間來。珍珠正夾蠟花。往上一瞧。唬得噤喲一

聲往後一仰栽倒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見了。便大嚷起來。只是兩隻腳挪移不動。寫得情景逼真。

邢夫人道。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。此語不似邢夫人所言。意者賈母死後。邢夫人便懷挫折鴛鴦之心。今見其自盡。故不覺驚嘆歎。抑賈赦欲納鴛鴦。原非邢夫人所願。賈母既死。恐賈赦仍不能忘情。而又遠戍在外。去留兩難。今見其自盡。故不覺欣喜而贊歎歎。

寶玉聽說鴛鴦自盡。唬得雙眼直豎。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。你要哭就哭。別忍着氣。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。心想鴛鴦這個人。偏又這樣死法。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。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。他算得了死所。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。還是老太太的兒孫。誰能趕得上他。復又喜歡起來。寶玉一喜一悲。無非至情流露。不若寶釵當着賈政一哭一奠。專爲取悅逢迎。

平兒過來。同襲人鶯兒等都哭得哀哀欲絕。紫鵲想起自己終身。一無着落。恨不跟了林姑娘去。又全了主僕恩義。又得了死所。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。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。究竟算不得什麼。此非寫紫鵲不能如鶯鶯之殉主。正表紫鵲欲死心事。與鶯鶯不同。鶯鶯祇因懼邢夫人刻薄寡恩。不願受夫人驅策。故從賈母以終。紫鵲雖有寶玉柔情密意。終不若隸黛玉幃幃。故恨不從黛玉以死。是其戀主之心。較鶯鶯真而摯也。至自想終身空懸無着。則謂無所顧礙。正可捐生。非若鶯鶯恐適匪天。迫而就死。故紫鵲之欲死。公心也。鶯鶯之殉死。私意也。公私之界。品誼迥殊。然則何不以死予紫鵲哉。曰。出家難於殉亡。節婦難於烈婦。不予以死。而予以出家。正以難之者賢之耳。賈政以鶯鶯爲賈母而死。上了三炷香。作了一個揖。說是殉葬的人。不可作丫頭論。你們小一輩子的。都該行禮。不意迂腐之人。有此圓活之論。寶玉聽

了。喜不自勝。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。此第一個無事忙。雖不奉命。亦將跪拜也。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。也要上來行禮。邢夫人說道。有了一個爺們。便罷了。不要折受他。不得超生。賈璉就不便過來了。心地褊窄之人。到底褊窄。邢夫人自賈母死後。事事擅專。雖賈政之言。亦顯然駁斥。諺所謂山無虎豹猿稱尊。是也。而賈璉便聞命而止。揖亦不施。非違母命而違叔命也。蓋以此禮原在可隆可殺。不必定與母迕。然此文都非寫賈璉。亦非寫邢夫人。賈政。正所以寫下文寶釵耳。寶釵聽了邢夫人之言。心中好不自在。緣寶釵於賈政前。實屬無可逢迎。好不容易奉拜鴛鴦之命。正好竭誠致敬。叩首三通。以博賈政之歡。不料邢夫人忽出攔阻。若再叩拜。是顯違邢夫人之命。況賈璉已裹足不前。未便復爲立異。然竟不拜。又不能迎合賈政之心。況賈政側目旁視。烏可稍事違延。此所以局促如轅下駒。旅進旅退而不自在也。然迎

合之機終不可失。因思得兩就之法。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。但只老太太去世。偕們都有未了之事。不敢胡爲。他替偕們盡孝。偕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偕們伏侍老太太西去。也少盡一點子心哪。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。一面奠酒。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。奠畢。拜了幾拜。狠狠的哭了一場。寶丫頭真靈巧。先說不應拜。以如邢夫人之意。而後說不得不拜。以迎合賈政之心。不但再拜而奠。抑且痛哭而哀。明是哭鴛鴦。實是悅賈政。狠狠二字。活畫出心事來。讀者總宜於字裏行間。求作者用筆之意。庶不爲負。乖巧人眼淚。亦有作用。奇。

衆人有說寶玉兩口子儂的。也有說心腸兒好的。也有說知禮的。賈政反倒合了意。衆人之說。好好歹歹。寶釵都不關心。惟求合賈政之意耳。秦法。輒上殿。夷三族。荆軻之變。竟莫有拒者。非夏無且。以藥囊提荆軻。始皇